資治通鑑/卷2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四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五 唐紀二十一

► 卷二百六

起玄黓執徐，盡柔兆涒灘，凡五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05卷

卷第二百五

【唐紀二十一】 起玄黓執徐，盡柔兆涒灘，凡五年。

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長壽元年（壬辰，公元六九二年）

正月，戊辰朔，太后享萬象神宮。

臘月，立故于闐王尉遲伏闍雄之子瑄為于闐王。

春，一月，丁卯，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，無問賢愚，悉加擢用，高者試鳳閣舍人、給事中，次試員外郎、侍御史、補闕、拾遺、校書郎。試官自此始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補闕連車載，拾遺平斗量；櫂推侍御史，碗脫校書郎。」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：「心存撫使，瞇目聖神皇。」為御史紀先知所擒，劾其誹謗朝政，請杖之朝堂，然後付法，太后笑曰：「但使卿輩不濫，何恤人言！宜釋其罪。」先知大慚。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，然不稱職者，尋亦黜之，或加刑誅。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，政由己出，明察善斷，

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。

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謟諛干太后，拜監察御史。中丞魏元忠病，霸往問之，因嘗其糞，喜曰：「大夫糞甘則可憂；今苦，無傷也。」元忠大惡之，遇人輒告之。戊辰，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。執柔，恭仁弟之孫也，太后以外族用之。

初，隋煬帝作東都，無外城，僅有短垣而已，至是，鳳閣侍郎李昭德始築之。

左台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、狄仁傑、裴行本、司農卿裴宣禮、前文昌左丞盧獻、御史中丞魏元忠、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。先是，來俊臣奏請降敕，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。及知古等下獄，俊臣以此誘之，仁傑對曰：「大周革命，萬物惟新，唐室舊臣，甘從誅戮。反是實！」俊臣乃少寬之。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：「尚書定減死矣。德壽業受驅策，欲求少階級，煩尚書引楊執柔，可乎？」仁傑曰：「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！」以頭觸柱，血流被面；德壽懼而謝之。

侯思止鞫魏元忠，元忠辭氣不屈；思止怒，命倒曳之。元忠曰：「我薄命，譬如墜驢，足絓於鐙，為所曳耳。思止愈怒，更曳之，元忠曰：「侯思止，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，何必使承反也！」

狄仁傑既承反，有司待報行刑，不復嚴備。仁傑裂衾帛書冤狀，置綿衣中，謂王德壽曰：「天時方熱，請授家人去其綿。」德壽許之。仁傑子光遠得書，持之稱變，得召見。則天覽之，以問俊臣，對曰：「仁傑等下獄，臣未嘗褫其巾帶，寢處甚安，苟無事實，安肯承反！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絲林往視之，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，羅立於西，使絲林視之；絲林不敢視，唯東顧唯諾而已。俊臣又詐為仁傑等謝死表，使絲林奏之。

樂思晦男未十歲，沒入司農，上變，得召見。太后問狀，對曰：「臣父已死，臣家已破，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。陛下不信臣言，乞擇朝臣之忠清、陛下素所信任者，為反狀以付俊臣，無不承反矣。」太后意稍寤，召見仁傑等，問曰：「卿承反何也？對曰：「不承，則已死於拷掠矣。」太后曰：「何為作謝死表？」對曰：「無之。」出表示之，乃知其詐，於是出此七族。庚午，貶知古江夏令，仁傑彭澤令，宣禮夷陵令，元忠涪陵令，獻西鄉令；流行本、嗣真於嶺南。

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，太后不許。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，請誅之；秋官郎中徐有

功駁之，以為：「明主有更生之恩，俊臣不能將順，虧損恩信。」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，宣禮之甥也，言於太后曰：「陛下不殺裴宣禮，臣請隕命於前。」以頭觸殿階，血流沾地，以示為人臣不私其親。太后皆不聽。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，微露之於帕頭下，冀太后見之以為忠。

甲戌，補闕薛謙光上疏，以為：「選舉之法，宜得實才，取捨之間，風化所繫。今之選人，咸稱覓舉，奔競相尚，喧訴無慚。至於才應經邦，惟令試策；武能制敵，止驗彎弧。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，恨不同時，及置之朝廷，終文園令，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。吳起將戰，左右進劍，起曰：『將者提鼓揮桴，臨敵決疑，一劍之任，非將事也。』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，善射豈足以克敵！要在文吏察其行能，武吏觀其勇略，考居官之臧否，行舉者賞罰而已。」

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，不得，誣以謀反，下獄。乙亥，縊殺之。

庚辰，司刑卿、檢校陝州刺史李游道為冬官尚書、同平章事。

二月，己亥，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內附，分置十州。

戊午，以秋官尚書袁智弘同平章事。

夏，四月，丙申，赦天下，改元如意。

五月，丙寅，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。江淮旱，饑，民不得采魚蝦，餓死者甚眾。右拾遺張德，生男三日，私殺羊會同僚，補闕杜肅懷一餤，上表告之。明日，太后對仗，謂德曰：「聞卿生男，甚喜。」德拜謝。太后曰：「何從得肉？」德叩頭服罪。太后曰：「朕禁屠宰，吉凶不預。然卿自今召客，亦須擇人。」出肅表示之。肅大慚，舉朝欲唾其面。

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，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為安撫使，將精卒二萬迎之。六月，軍至大渡水西，曷蘇事洩，為國人所擒。別部酋長咎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，玄遇以其部落置萊川州而還。

辛亥，萬年主簿徐堅上疏，以為：「書有五聽之道，令著三覆之奏。竊見比有敕推按反

者，令使者得實，即行斬決。人命至重，死不再生，萬一懷枉，吞聲赤族，豈不痛哉！此不足肅奸逆而明典刑，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。臣望絕此處分，依法覆奏。又，法官之任，宜加簡擇，有用法寬平，為百姓所稱者，願親而任之；有處事深酷，不允人望者，願疏而退之。」堅，齊聃之子也。

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：「魏王承嗣權太重。」太后曰：「吾侄也，故委以腹心。」昭德曰：「侄之於姑，其親何如子之於父？子猶有篡弒其父者，況侄乎！今承嗣既陛下之侄，為親王，又為宰相，權侔人主，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！」太后矍然曰：「朕未之思。」秋，七月，戊寅，以文昌左相、同鳳閣鸞台三品武承嗣為特進，納言武攸寧為冬官尚書，夏官尚書、同平章事楊執柔為地官尚書，並罷政事；以秋官侍郎新鄭崔元綜為鸞台侍郎，夏官侍郎李昭德為鳳閣侍郎，檢校天官侍郎姚璹為文昌左丞，檢校地官侍郎李元素為文昌右丞，與司賓卿崔神基並同平章事。□，思廉之孫；元素，敬玄之弟也。辛巳，以營繕大匠王璿為夏官尚書、同平章事。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，太后曰：「吾任昭德，始得安眠，此代吾勞，汝勿言也。」是時，酷吏恣橫，百官畏之側足，昭德獨廷奏其奸。太后好祥瑞，有獻白石赤文者，執政詰其異，對曰：「以其赤心。」昭德怒曰：「此石赤心，他石盡反邪？」左右皆笑。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：「天子萬萬年。」諧闕獻之。昭德以刀刮盡，奏請付法。太后曰：「此心亦無惡。」命釋之。

太后習貓，使與鸚鵡共處，出示百官。傳觀未遍，貓饑，搏鸚鵡食之，太后甚慚。

太后自垂拱以來，任用酷吏，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，次及大臣數百家，其刺史、郎將以下，不可勝數。每除一官，戶婢竊相謂曰：「鬼樸又來矣。」不旬月，輒遭掩捕、族誅。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，公直敢言。時告密者不可勝數，太后亦厭其煩，命善思按問，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。羅織之黨為之不振，乃相與共構陷善思，坐流歡州。太后知其枉，尋復召為渾儀監丞。善思名譔，以字行。

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，今既革命，眾心已定，宜省刑尚寬，乃上疏，以為：「李斯相秦，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，不知易之以寬和，卒至土崩，此不知變之禍也。漢高祖定天下，陸賈、叔孫通說之以禮義，傳世十二，此知變之善也。自文明草昧，天地屯蒙，三叔流言，四凶構難，不設鉤距，無以應天順人，不切刑名，不可摧奸息暴。故置神器，開告端，曲直之影必呈，包藏之心盡露，神道助直，無罪不除，蒼生晏然，紫宸易主。然而急趨無善跡，促柱少和聲，向時之妙策，乃當今之芻狗也。伏願覽秦、漢之得失，考時事之合宜，審糟粕之可遺，覺蘧廬之須毀，去萋菲之牙角，頓

奸險之鋒芒，窒羅織之源，掃朋黨之跡，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，豈不樂哉！」太后善之，賜帛三百段。

侍御史周矩上疏曰：「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，泥耳籠頭，枷研楔A191，摺膺籤爪，懸發薰耳，號曰『獄持』。或累日節食，連宵緩問，晝夜搖撼，使不得眠，號曰『宿囚』。此等既非木石，且救目前，苟求賒死。臣竊聽輿議，皆稱天下太平，何苦須反！豈被告者儘是英雄，欲求帝王邪？但不勝楚毒自誣耳。願陛下察之。今滿朝側息不安，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，夕與之仇，不可保也。周用仁而昌，秦用刑而亡。願陛下緩刑用仁，天下幸甚！」太后頗采其言，制獄稍衰。

太后春秋雖高，善自塗澤，雖左右不覺其衰。丙戌，敕以齒落更生，九月，庚子，御則天門，赦天下，改元。更以九月為社。制於并州置北都。

癸丑，同平章事李游道、王璿、袁智弘、崔神基、李元素、春官侍郎孔思元、益州長史任令輝，皆為王弘義所陷，流嶺南。

左羽林中郎將來子珣坐事流愛州，尋卒。初，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，為副總管，與審禮皆沒於吐蕃。贊普見孝傑泣曰：「貌類吾父。」厚禮之，後竟得歸，累遷右鷹揚衛將軍。孝傑久在吐蕃，知其虛實。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、于闐、疏勒、碎葉四鎮，敕以孝傑為武威軍總管，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。冬，十月，丙戌，大破吐蕃，復取四鎮，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，發兵戍之。

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長壽二年（癸巳，公元六九三年）

正月，壬辰朔，太后享萬象神宮，以魏王承嗣為亞獻，梁王三思為終獻。太后自製神宮樂，用舞者九百人。

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，有憾於皇嗣，乃譖皇嗣妃劉氏、德妃竇氏為厭咒。癸巳，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，既退，同時殺之，瘞於宮中，莫知所在。德妃，抗之曾孫也。皇嗣畏忤旨，不敢言，居太后前，容止自如。團兒復欲害皇嗣，有言其情於太后者，太后乃殺團兒。

是時，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，以求功賞。德妃父孝諶為潤州刺史，有奴妄為妖異以

恐德妃母龐氏，龐氏懼，奴請夜祠禱解，因發其事。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，季昶誣奏，以為與德妃同祝詛，先涕泣不自勝，乃言曰：「龐氏所為，臣子所不忍道。」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。龐氏當斬，其子希璥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，有功牒所司停刑，上奏論之，以為無罪；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，請付法，法司處有功罪當絞。令史以白有功，有功歎曰：「豈我獨死，諸人永不死邪！」既食，掩扇而寢。人以為有功苟自強，必內憂懼，密伺之，方熟寢。太后召有功，迎謂曰：「卿比按獄，失出何多？」對曰：「失出，人臣之小過；好生，聖人之大德。」太后默然。由是龐氏得減死，與其三子皆流嶺南，孝諶貶羅州司馬，有功亦除名。

戊申，姚璹奏請令宰相撰《時政記》，月送史館；從之。《時政記》自此始。

臘月，丁卯，降皇孫成器為壽春王，恆王成義為衡陽王，楚王隆基為臨淄王，衛王隆范為巴陵王，趙王隆業為彭城王，皆睿宗之子也。

春，一月，庚子，以夏官侍郎婁師德同平章事。師德寬厚清慎，犯而不校。與李昭德俱入朝，師德體肥行緩，昭德屢待之不至，怒罵曰：「田舍夫！」師德徐笑曰：「師德不為田舍夫，誰當為之！」其弟除代州刺史，將行，師德謂曰：「吾備位宰相，汝復為州牧，榮寵過盛，人所疾也，將何以自免？」弟長跪曰：「自今雖有人唾某面，某拭之而已，庶不為兄憂。」師德愀然曰：「此所以為吾憂也！人唾汝面，怒汝也；汝拭之，乃逆其意，所以重其怒。夫唾，不拭自干，當笑而受之。」甲寅，前尚方監裴匪躬、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，腰斬於市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。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，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，左右不勝楚毒，皆欲自誣。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：「公既不信金藏之言，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。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，五藏皆出，流血被地。太后聞之，令舉入宮中，使醫內五藏，以桑皮線縫之，傅以藥，經宿始蘇。太后親臨視之，歎曰：「吾有子不能自明，使汝至此。」既命俊臣停推。睿宗由是得免。

罷舉人習《老子》，更習太后所造《臣軌》。

二月，丙子，新羅王政明卒，遣使立其子理洪為王。

乙亥，禁人間錦。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，李照德按之，杖殺於朝堂。

或告嶺南流人謀反，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。國俊至廣州，悉召流入，

矯制賜自盡。流人號呼不服，國俊驅就水曲，盡斬之，一朝殺三百餘人。然後詐為反狀，還奏，因言諸道流人，亦必有怨望謀反者，不可不早誅。太后喜，擢國俊為朝散大夫、行侍御史。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、司刑評事王德壽、苑南面監丞鮑思恭、尚輦直長王大貞、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，詣諸道按流人。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，爭效之，光業殺七百人，德壽殺五百人，自餘少者不減百人，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。太后頗知其濫，制：「六道流人未死者並家屬皆聽還鄉里。」國俊等亦相繼死，或得罪流竄。

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干，雲在魏州與琅邪王沖通謀，夏，四月，乙未，殺之。

五月，癸丑，棣州河溢，流二千餘家。

秋，九月，丁亥朔，日有食之。

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。

乙未，太后御衛象神宮，受尊號，赦天下。作金輪等七寶，每朝會，陳之殿庭。

庚子，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，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，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，皇后從帝號。

辛丑，以文昌左丞、同平章事姚璹為司賓卿，罷政事；以司賓卿萬年豆盧欽望為內史，文昌左丞韋巨源同平章事，秋官侍郎吳人陸元方為鸞台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巨源，孝寬之玄孫也。

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延載元年（甲午，公元六九四年）

正月，丙戌，太后享萬象神宮。

突厥可汗骨篤祿卒，其子幼，弟默啜自立為可汗。臘月，甲戌，默啜寇靈州。室韋反，遣右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擊破之。

春，一月，以婁師德為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。

二月，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孛文論贊刃、突厥可汗俟子等於泠泉及大嶺，各三萬餘人，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。

庚午，以僧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，以討默啜。

三月，甲申，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、同平章事，李昭德檢校內史，更以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，以李昭德為長史，蘇味道為司馬，帥契苾明、曹仁師、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，未行，虜退而止。昭德嘗與懷義議事，失其旨，懷義撻之，昭德惶懼請罪。

夏，四月，壬戌，以夏官尚書、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同鳳閣鸞台三品。

五月，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。甲午，御則天門樓受尊號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天授中，遣監察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蠻。六月，癸丑，永昌蠻酋薰期帥部落二十餘萬戶內附。

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，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眾。尼自號淨光如來，雲能知未然；什方自雲吳赤烏元年生。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，雲見薛師已二百年矣，容貌愈少。太后甚信重之，賜什方姓武氏。秋，七月，癸未，以什方為正諫大夫、同平章事，制云：「邁軒代之廣成，逾漢朝之河上。」八月，什方乞還山，制罷遣之。

戊辰，以王孝傑為瀚海道行軍總管，仍受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薛懷義節度。

己巳，以司賓少卿姚璹為納言；左肅政中丞原武楊再思為鸞台侍郎，洛州司馬杜景儉為鳳閣侍郎，並同平章事。

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贍軍，轉帖百官，令拜表。百官但赴拜，不知何事。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：「明公祿厚，輸之無傷；卑官貧迫，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？」欽望正色拒之。既上表，求禮進言曰：「陛下富有四海，軍國有儲，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！」姚璹曰：「求禮不識大體。」求禮曰：「如姚璹，為識大體者邪？」事遂

寢。

戊寅，鸞台侍郎、同平章事崔元綜坐事流振州。

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，立於端門之外，銘紀功德，黜唐頌周；以姚璹為督作使。諸胡聚錢百萬億，買銅鐵不能足，賦民間農器以足之。

九月，壬午朔，日有食之。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。王弘義流瓊州，詐稱敕追還，至漢北，侍御史胡元禮遇之，按驗，得其奸狀，杖殺之。

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，頗專權使氣，人多疾之。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攻之，其略曰：「陛下天授以前，萬機獨斷。自長壽以來，委任昭德，參奉機密，獻可替否；事有便利，不預咨謀，要待晝日將行，方乃別生駁異。揚露專擅，顯示於人，歸美引愆，義不如此。」又曰：「臣觀其膽，乃大於身，鼻息所沖，上拂雲漢。」又曰：「蟻穴壞堤，針芒寫氣，權重一去，收之極難。」長上果毅鄧注，又著《石論》數千言，述昭德專權之狀。鳳閣舍人逄弘敏取奏之，太后由是惡昭德。壬寅，貶昭德為南賓尉，尋又免死流竄。

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，宰相皆以為瑞。杜景儉獨曰：「今草木黃落，而此更發榮，陰陽不時，咎在臣等。」因拜謝。太后曰：「卿真宰相也！」

冬，十月，壬申，以文昌右丞李元素為鳳閣侍郎，右肅政中丞周允元檢校鳳閣侍郎，並同平章事。允元，豫州人也。

嶺南獠反，以容州都督張玄遇為桂、永等州經略大使以討之。

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天冊萬歲元年（乙未，公元六九五年）

正月，辛巳朔，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，赦天下，改元證聖。

周允元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、同平章事韋巨源、杜景儉、蘇味道、陸元方附會李昭德，不能匡正，欽望貶趙州，巨源貶麟州，景儉貶溱州，味道貶集州，元方貶綏州刺史。

初，明堂既成，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，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，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。堂始構，為風所摧，更構之，日役萬人，采木江嶺，數年之間，所費以萬億計，府藏為之耗竭。懷義用財如糞土，太后一聽之，無所問。每作無遮會，用錢萬緡；士女雲集，又散錢十車，使之爭拾，相蹈踐有死者。所在公私田宅，多為僧有。懷義頗厭入宮，多居白馬寺，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。侍御史周矩疑有奸謀，固請按之。太后曰：「卿姑退，朕即令往。」矩至台，懷義亦至，乘馬就階而下，坦腹於床。矩召吏將按之，遽躍馬而去。矩具奏其狀，太后曰：「此道人病風，不足詰，所度僧，惟卿所處。」悉流遠州。遷矩天官員外郎。

乙未，作無遮會於朝堂，鑿地為坑，深五丈，結綵為宮殿，佛像皆於坑中引出之，雲自地湧出。又殺牛取血，畫大像，首高二百尺，雲懷義刺膝血為之。丙申，張像於天津橋南，設齋。時御醫沈南□謬亦得幸於太后，懷義心慍，是夕，密燒天堂，延及明堂。火照城中如晝，比明皆盡，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。太后恥而諱之，但雲內作工徒誤燒麻主，遂涉明堂。時方酺宴，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，太后將從之。姚璹曰：「昔成周宣榭，卜代愈隆；漢武建章，盛德彌永。今明堂布政之所，非宗廟也，不應自貶損。」太后乃御端門，觀酺如平日。命更造明堂、天堂，仍以懷義充使。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，皆高一丈，各置其方。

先是，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，夜則烹宰宴樂，畜弟子百餘人，淫穢靡所不為。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，太后遣乘驛於嶺南採藥。及明堂火，尼入唁太后，太后怒叱之，曰：「汝常言能前知，何以不言明堂火？」因斥還河內，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。又有發其奸者，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，弟子畢集，敕給使掩捕，盡獲之，皆沒為官婢。什方還，至偃師，聞事露，自絞死。

庚子，以明堂火告廟，下制求直言。劉承慶上疏，以為：「火發既從麻主，後及總章，所營佛捨，恐勞無益，請罷之。又，明堂所以統和天人，一旦焚毀，臣下何心猶為酺宴！憂喜相爭，傷於情性。又，陛下垂制博訪，許陳至理，而左史張鼎以為今既火流王屋，彌顯大周之祥，通事舍人逄敏奏稱，彌勒成道時有天魔燒宮，七寶台須臾散壞，斯實諂妄之邪言，非君臣之正論。伏願陛下乾乾翼翼，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，則兆人蒙賴，福祿無窮。」

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表陳四事。其一以為：「皇業權輿，天地開闢，嗣君即位，黎元更

始，則時藉非常之慶，以申再造之恩。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，近則一年再降，遠則每歲無遺，至於違法悖禮之徒，無賴不仁之輩，編戶則寇攘為業，當官則贓賄是求。而元日之朝，指期天澤，重陽之節，佇降皇恩，如其忖度，鹹果釋免。或有名垂結正，罪將斷決，竊行貨賄，方便規求，故致稽延，畢沾寬宥。用使俗多頑悖，時罕廉隅，為善者不預恩光，作惡者獨承徼幸。古語曰：『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。」斯之謂也。望陛下而今而後，頗節於赦，使黎氓知禁，奸究肅清。」其二以為：「海內具僚九品以上，每歲逢赦，必賜階勳，至於朝野宴集，公私聚會，緋服眾於青衣，像板多於木笏；皆榮非德舉，位罕才升，不知何者為妍蚩，何者為美惡。臣望自今以後，稍息私恩，使有善者逾效忠勤，無才者咸知勉勵。」其三以為：「陛下臨朝踐極，取士太廣，六品以下職事清官，遂乃方之土芥，比之沙礫，若遂不加沙汰，臣恐有穢皇風。」其四以為：「今之牧伯遷代太速，倏來忽往，蓬轉萍流，既懷苟縣之謀，何暇循良之政！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，仍明察功過，尤甄賞罰。」疏奏，太后頗嘉之。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，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，知幾乃著《思慎賦》以刺時見志焉。丙午，以王孝傑為朔方道行軍總管，擊突厥。

春，二月，己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僧懷義益驕恣，太后惡之。既焚明堂，心不自安，言多不順；太后密選宮人有力者百餘人以防之。壬子，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，使建昌王武攸寧師壯士毆殺之，送屍白馬寺，焚之以造塔。

甲子，太后去「慈氏越古」之號。

三月，丙辰，鳳閣侍郎、同平章事周允元薨。

夏，四月，天樞成，高一百五尺，逕十二尺，八面，各徑五尺。下為鐵山，周百七十尺，以銅為蟠龍麒麟縈繞之；上為騰雲承露盤，逕三丈，四龍人立捧火珠，高一丈。工人毛婆羅造模，武三思為文，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，太后自書其榜曰「大周萬國頌德天樞」。

秋，七月，辛酉，吐蕃寇臨洮，以王孝傑為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。

九月，甲寅，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，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冬，十月，突厥默啜遣使請降，太后喜，冊授左衛大將軍、歸國公。

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萬歲通天元年（丙申，公元六九六年）

臘月，甲戌，太后發神都；甲申，封神岳；赦天下，改元萬歲登封，天下百姓無出今年租稅；大酺九日。丁亥，禪於少室；己丑，御朝覲壇受賀；癸巳，還宮；甲午，謁太廟。

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，少有志行，恬澹寡慾，扈從封中岳還，即求棄官，隱於嵩山之陽。太后疑其詐，許之，以觀其所為。攸緒遂優遊巖壑，冬居茅椒，夏居石室，一如山林之士。太后所賜及王公所遺野服器玩，攸緒一皆置之不用，塵埃凝積。買田使奴耕種，與民無異。

春，一月，甲寅，以婁師德為肅邊道行軍副總管，擊吐蕃。己巳，以師德為左肅政大夫，知政事如故。

改長安崇尊廟為太廟。

二月，辛巳，尊神岳天中王為神岳天中黃帝，靈妃為天中黃後；啟為齊聖皇帝；封啟母神為玉京太后。

三月，壬寅，王孝傑、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，唐兵大敗；孝傑坐免為庶人，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。師德因署移牒，驚曰：「官爵盡無邪？」既而曰：「亦善，亦善！」不復介意。丁巳，新明堂成，高二百九十四尺，方三百尺，規模率小於舊。上施金塗鐵鳳，高二丈，後為大風所損；更為銅火珠，群龍捧之，號曰通天宮。赦天下，改元萬歲通天。

大食請獻師子。姚璹上疏，以為：「師子專食肉，遠道傳致，肉既難得，極為勞費。陛下鷹犬不蓄，漁獵悉停，豈容菲薄於身而厚給於獸！」乃卻之。

以檢校夏官侍郎孫元亨同平章事。

夏，五月，壬子，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、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，攻陷營州，殺都督趙文翽。盡忠，萬榮之妹夫也，皆居於營州城側。文翽剛愎，契丹饑不加賑給，視

酋長如奴僕，故二人怨而反。乙丑，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、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、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、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。秋，七月，辛亥，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，姚璹副之，以備契丹。改李盡忠為李盡滅，孫萬榮為孫萬斬。

盡忠錄自稱無上可汗，據營州，以萬榮為前鋒，略地，所向皆下，旬日，兵至數萬，進圍檀州，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卻之。

八月，丁酉，曹仁師、張玄遇、麻仁節與契丹戰於硤石谷，唐兵大敗。先是，契丹破營州，獲唐俘數百，囚之地牢，聞唐兵將至，使守牢□紿之曰：「吾輩家屬，饑寒不能自存，唯俟官軍至即降耳。」既而契丹引出其俘，飼以糠粥，慰勞之曰：「吾養汝則無食，殺汝又不忍，今縱汝去。」遂釋之。俘至幽州，具言其狀，諸軍聞之，爭欲先入。至黃獐谷，虜又遣老弱迎降，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。仁師等三軍棄步卒，將騎兵輕進。契丹設伏橫擊之，飛索以絲□玄遇、仁節，生獲之，將卒死者填山谷，鮮有脫者。契丹得軍印，詐為牒，令玄遇等署之，牒總管燕匪石、宗懷昌等云：「官軍已破賊，若至營州，軍將皆斬，兵不敘勳。」匪石等得牒，晝夜兼行，不遑寢食以赴之，士馬疲弊；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，全軍皆沒。

九月，制：「天下系囚及士庶家奴驍勇者，官償其直，發以擊契丹。」初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，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為右武威衛大將軍，充清邊道行軍大總管，以討契丹。

右拾遺陳子昂為攸宜府參謀，上疏曰：「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，此乃捷急之計，非天子之兵。且比來刑獄久清，罪人全少，奴多怯弱，不慣征行，縱其募集，未足可用。況當今天下忠臣勇士，萬分未用其一，契丹小孽，假命待誅，何勞免罪贖奴，損國大體！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。」

丁巳，突厥寇涼州，執都督許欽明。欽明，紹之曾孫也；時出按部，突厥數萬奄至城下，欽明拒戰，為所虜。

欽明兄欽寂，時為龍山軍討擊副使，與契丹戰於崇州，軍敗，被擒。虎將圍安東，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。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，欽寂謂曰：「狂賊天殃，滅在朝夕，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。」虜殺之。

吐蕃復遣使請和親，太后遣右武衛胄曹參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。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，並求分十姓突厥之地。元振曰：「四鎮、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，今請罷唐兵，豈非有兼併之志乎？」欽陵曰：「吐蕃苟貪土地，欲為邊患，則東侵甘、涼，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！」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。

朝廷疑未決，元振上疏，以為：「欽陵求罷兵割地，此乃利害之機，誠不可輕舉措也。今若直拒其善意，則為邊患必深。四鎮之利遠，甘、涼之害近，不可不深圖也。宜以計緩之，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。彼四鎮、十姓，吐蕃之所甚欲也，而青海、吐谷渾，亦國家之要地也，今報之宜曰：『四鎮、十姓之地，本無用於中國，所以遣兵戍之，欲以鎮撫西域，分吐蕃之勢，使不得並力東侵也。今若果無東侵之志，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，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。』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，而亦未與之絕也。若欽陵小有乖違，則曲在彼矣。且四鎮、十姓款附歲久，今未察其情之向背，事之利害，遙割而棄之，恐傷諸國之心，非所以御四夷也。」太后從之。

元振又上言：「吐蕃百姓疲於徭戍，早願和親；欽陵利於統兵專制，獨不欲歸款。若國家歲發和親使，而欽陵常不從命，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。望國恩日甚，設欲大舉其徒，固亦難矣。斯亦離間之漸，可使其上下猜阻，禍亂內興矣。」太后深然之。元振名震，以字行。

庚申，以并州長史王方慶為鸞台侍郎，與殿中監萬年李道廣並同平章事。

突厥默啜請為太后子，並為其女求昏，悉歸河西降戶，帥其部眾為國討契丹。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、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冊授默啜左衛大將軍、遷善可汗。知微，立德之孫；歸道，仁會之子也。

冬，十月，辛卯，契丹李盡忠卒，孫萬榮代領其眾。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，虜盡忠、萬榮妻子而去。太后進拜默啜為頡跌利施大單于、立功報國可汗。

孫萬榮收合餘眾，軍勢復振，遣別帥駱務整、何阿小為前鋒，攻陷冀州，殺刺史陸寶積，屠吏居數千人；又攻瀛州，河北震動。制起彭澤令狄仁傑為魏州刺史。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，悉驅百姓入城，繕修守備。仁傑至，悉遣還農，曰：「賊猶在遠，何煩如是！萬一賊來，吾自當之。」百姓大悅。時契丹入寇，軍書填委，夏官郎中硤石姚元崇

剖析如流，皆有條理，太后奇之，擢為夏官侍郎。

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，擢拜左台殿中侍御史，遠近聞者無不相賀。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，稱有功蹈道依仁，固守誠節，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。設客問曰：「徐公於今誰與為比？」主人曰：「四海至廣，人物至多，或匿跡韜光，僕不敢誣，若所聞見，則一人而已，當於古人中求之。」客曰：「何如張釋之？」主人曰：「釋之所行者甚易，徐公所行者甚難。難易之間，優劣見矣。張公逢漢文之時，天下無事，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，守法而已，豈不易哉！徐公逢革命之秋，屬惟新之運，唐朝遺老，或包藏禍心，使人主有疑。如周興、來俊臣，乃堯年之四凶也，崇飾惡言以誣盛德；而徐公守死善道，深相明白，幾陷囹圄，數掛網羅，此吾子所聞，豈不難哉！」客曰：「使為司刑卿，乃得展其才矣。」主人曰：「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，謂可置司刑；僕睹其人，方寸之地，何所不容，若其用之，何事不可，豈直司刑而已哉！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